

“十四五”中国财政前瞻： 统筹发展和安全

冯俏彬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 100142)

内容提要：“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和财政运行的国际国内环境将发生更加复杂而深刻的变化。本文在对“十四五”时期的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进行分析的基础之上,对财政收支的走势进行了趋势性预判。作者认为,“十四五”期间,我国财政工作要统筹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以建设“安全财政”、“功能财政”、“绩效财政”、“整体财政”为核心,以财政可持续为主线,加强财政收支和债务管理,做好财政增收政策研究储备,加快推进现代财政管理,深化财政体制改革,为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关键词：“十四五” 新冠疫情 安全财政 发展 财政可持续

中图分类号：F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544(2021)01-0004-09

刚刚结束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十四五”时期,我国将处于“三百”特殊时期,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度调整期、百年未遇之大疫情持续影响期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陈昌盛、许伟等,2020)。这三个百年大局相互叠加和交互作用,将塑造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波澜壮阔、错综复杂、危与机并存的大时代背景,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经济运行的方式、结构、格局将迎来重大调整。与之相适应,我国财政经济运行的基础和环境也将随之发生变化。我们要统筹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紧紧抓住影响财政运行的关键因素,牢固树立财政安全观念,通过调整实践

和深化改革,维护好财政这一道国家经济安全最后防线。

一、“十四五”时期我国财政经济的宏观背景与趋势

(一)世界经济将进入长期衰退

爆发于2020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已经而且还将继续对全球经济造成深远的影响。诸多国际研究机构和专家认为,疫后世界经济将进入长期衰退,“三低一高”——低利率、低增长、低通胀、高负债——将成为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的主要特征。

2020年8月5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将下滑4.9%,是自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

[收稿日期]2020-10-30

[作者简介]冯俏彬,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教授,研究方向为财政与税收、经济体制改革等。

来最严重衰退^①。同月,世界银行发布《全球经济展望》,同样认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经济将萎缩 5.2%, 人均产出下降的经济体比例将达到 1870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OECD 最新发布的《经济展望中期报告》也认为全球 2020 年 GDP 增长将萎缩 4.5%。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预测也表明,疫情短暂冲击可能演变成持久性冲击,需求不足、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组、地缘政治等因素将对全球经济带来中长期扰动,可能使全球经济陷入中长期“L 型”或者“W 型”衰退(陈昌盛、许伟等,2020)。

疫情发生以来,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出台了各类财政金融救助措施,不惜一切代价,“挽大厦于将倾”,低利率是其中重要一招。自疫情发生以来,美联储连续多次下调联邦基金利率,累计降低了 150 个基点,现在利率为 0-0.25%,已接近零利率。今年 10 月,美联储承诺要将长期通胀维持在 2%,这意味着其近零利率还将长期维持。在欧洲,本来就已有多个国家实行负利率,疫情发生后一些原来财政状况良好的国家也加入零利率或负利率的行列,如德国已将利率从 0.25%降至零,英国已将利率降至 0.1%,这是英国 300 多年来的最低值。在东亚,日本继续将维持短期负利率,韩国也首次将利率降至 0.75%。低利率已然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的一种潮流趋势。

通胀指数反映需求强度,低通胀意味着低需求。近年来,全球范围内通胀指数一直偏低。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数据,2018 年世界通货膨胀率为 3.8%,前十大经济体发达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均集中在 1.3%-2.2%的范围内。2020 年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通胀指数快速走低。如美国 5 月份 CPI 同比仅为 0.1%,6 月份后有所回升,但 8 月份也仅恢复到 1.3%。欧盟 8 月份下降到-0.2%,日本 8 月 CPI 为-0.1%。相对而言,新兴经济

体情况好一些,俄罗斯联邦、印度、巴西、南非等 8 月 CPI 分别为 3.6%、6.93%、1.286%、2.1%。

为了应对疫情的影响,各国出台了规模庞大的财政救助计划,在有力地稳住经济社会基本盘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推高了负债水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20 年 10 月发布的《财政监测报告》指出,疫情发生以来,各国政府已向经济注入了 11.7 万亿美元的财政救助资金,在有力救助生命、稳定经济社会基本面的同时,全球财政赤字率上升到 9%,债务率从 2019 年的 83%急剧拉升到当前的 99%。整个经济的脆弱性显著增加。

一些国际机构和专家预测,疫情将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经济的趋势,疫后世界经济将进入长期衰退,产业链、供应链将发生深刻调整和重组,地缘政治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将显著加大,全球化处于十字路口。世界向何处去?历史向何处去?这都是摆在当代所有人面前一道沉重的考题。答案无从知晓,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做最坏的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

(二)我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期^②

2014 年以来,我国经济就进入了以中高速为主要特征的“新常态”阶段。“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从 2015 年的 6.9%下降到 2019 年的 6.1%。如果以 2010 年(当年经济增长为 10.6%)起算,到 2019 年(6.1%)累计降幅已超过 40%,从日韩的经验上看,这意味着我国在十四五期间有望稳定在中速增长的平台上。受新冠疫情的影响,2020 年我国经济增长会明显偏低,全年预计能实现 2%左右的正增长,预计 2021 年后将逐渐回归到潜在增速附近。国研中心课题组预测,“十四五”时期我国年均增速将在 5.0%-5.5%左右。(图 1)。

(三)财政收入基础和税源分布将持续发生重大变化

经济是财政的基础。近年来,随着我国的经济转型升级,产业结构、收入结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意味我国税源结构、财政收入基础已经并继续将发生重大变化。因此,“十四五”时期的财政改革与发展要顺应以下主要趋势性变化:

^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0 月 13 日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 2020 年全球经济将萎缩 4.4%,较 6 月预测上调了 0.8 个百分点。具体而言,发达经济体今年将衰退 5.8%,其中美国经济将衰退 4.3%,欧元区经济衰退 8.3%,英国经济衰退 9.8%。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将衰退 3.3%,其中印度经济将萎缩 10.3%。但中国将是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②本部分图表 1-4 均转引自陈昌盛、许伟、兰宗敏、江宇《“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内外部环境研究》一文,《管理世界》2020 年第 10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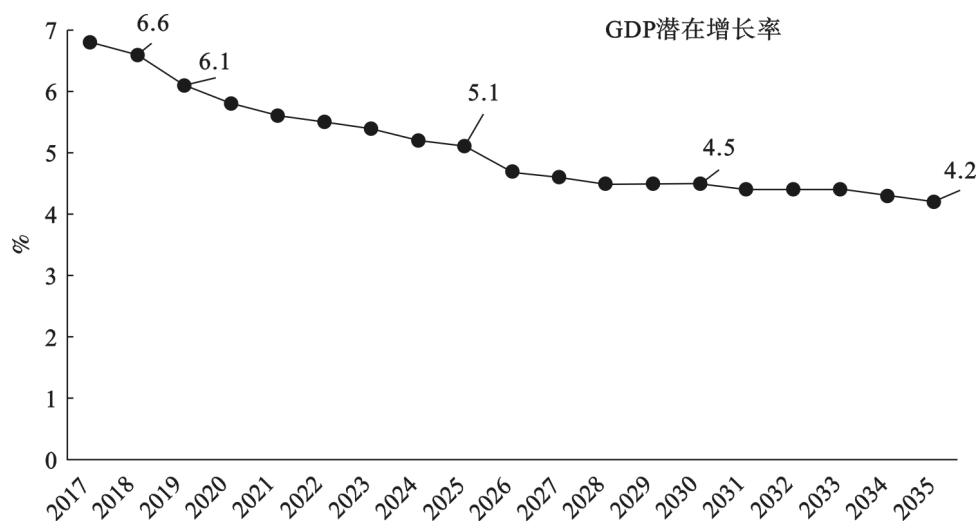


图1 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预测

资源来源：国研中心课题组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测算。

1.我国人均 GDP 将进一步提高。2019 年,我国人均 GDP 已经达到 10276 美元。如果我国“十四五”时期经济年均增长能保持在 5.5%左右,到 2025 年我国人均 GDP 将大概率迈过 12000 美元的门槛线,

进入世界银行所界定的高收入经济体(图 2)。与之相适应,我国的人均收入、居民可支配收入也将进一步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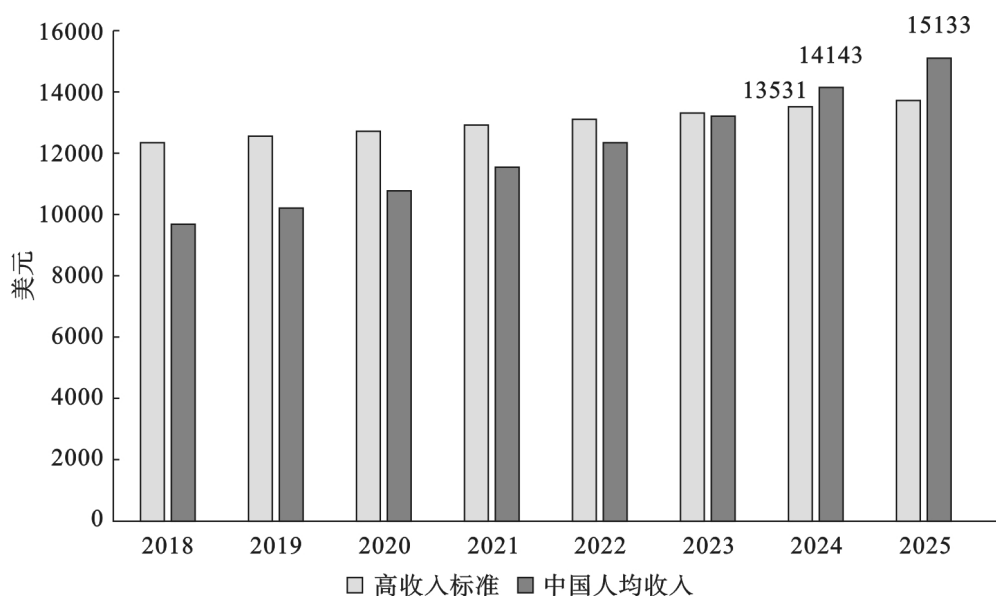


图2 “十四五”时期我国人均国民收入预测

资源来源：国研中心课题组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测算。

2. 消费尤其是内需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十四五”及更长一段时期,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入中后期,以传统基础设施为主的投资将明显放慢,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进一步下降。与此同时,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将继续保持上

升态势,消费率将由 2019 年的 55.4%上升至 2025 年的 60%左右(图 3)。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进一步显现,以国内需求拉动为主、内外需相互促进的经济发展新格局有望形成。

3.服务业占比继续上升。“十四五”时期,受制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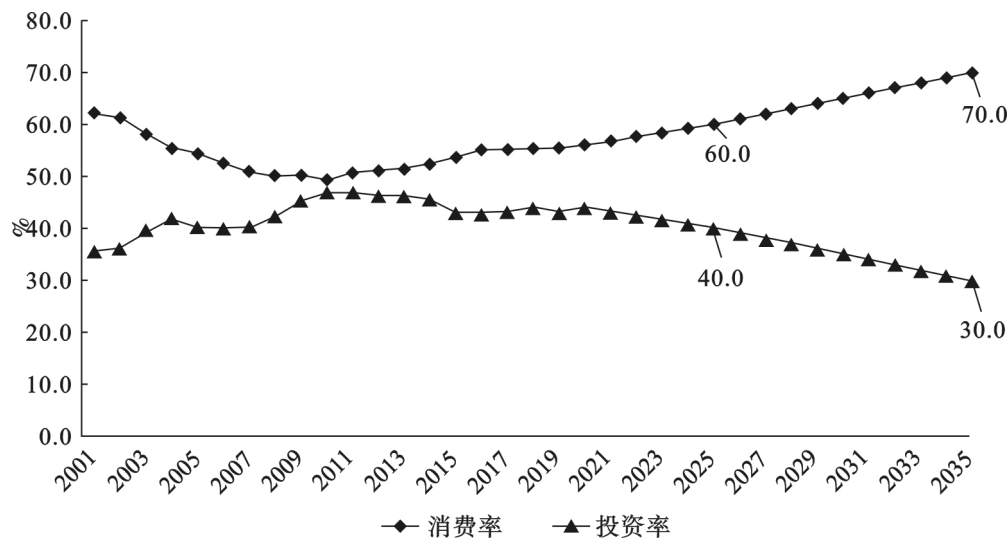


图3 我国消费率与投资率预测

资源来源：国研中心课题组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测算。

业、服务业“两业融合”速度加快和经济数字化程度的加深,我国服务业的可贸易性程度将提高,占经济的比重持续扩大。到2025年,服务业的比重有望从2019年的53.9%提升到60%左右(图4)。与此同时,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

将推动经济的数字化转型,各类新业态、新模式进一步发展,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明显增强,新经济占GDP的比重有望从现在的36.2%提升到45%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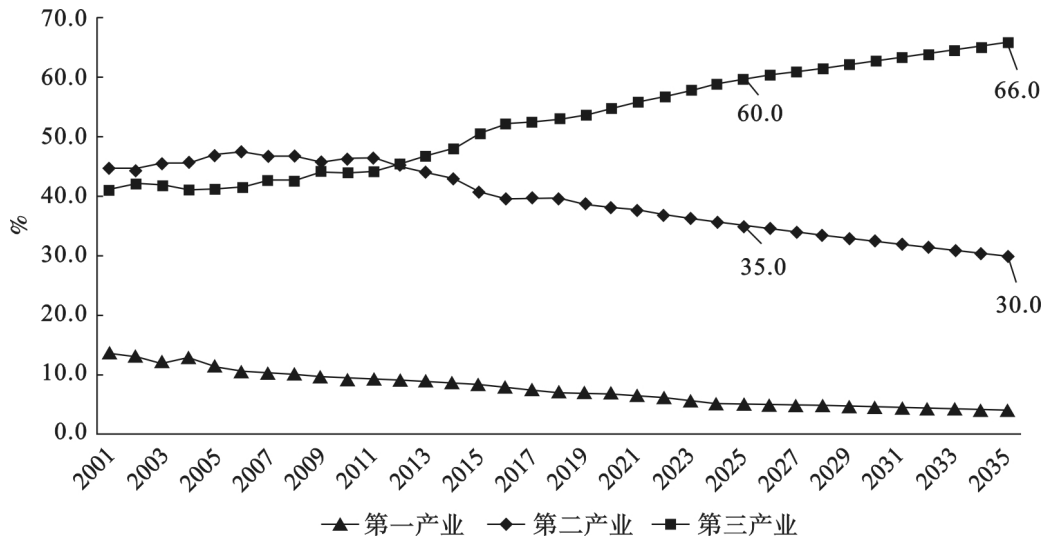


图4 我国三次产业结构发展趋势预测

资源来源：国研中心课题组测算。

总之,在“十四五”期间,我国将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经济增长的速度、方式、三次产业的比重、投资与消费的关系、收入分配结构等将持续发生重大变化,这对“十四五”时期我国财政收支结构、预算管

理、财税改革等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新的任务。

二、近年来我国财政收支变化的主要趋势

近年来,我国经济结束了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的高增长态势,开始缓步进入中高增速阶段。相

对而言,财政收支方面对经济发展这一趋势性变化的反应有些滞后,但到 2018 年前后,相关情况已经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财政收入增速由高于同期 GDP 增速转向低于同期 GDP 增速

2018 年以前,我国财政收入一直处于高速增长期。笔者常用“两个一万亿元”来形容这一时期我国财政收入的基本情况,即“每年增长一万亿元、每月进账一万亿元”。这一令人惊诧的增长速度,甚至在进入 2015 年后的减税降费阶段之后,仍然惯性不

减,在两三年内得以继续保持(图 5)。转折点发生在 2018 年。这一年,我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 6.2%,低于同期 6.8% 的 GDP 增速,从而结束了财政收入增速多年来跑赢 GDP 增速的历史。2019 年,我国财政收入增速下摸到 3.8%,远低于同年 6.1% 的 GDP 增长速度。2020 年上半年,受新冠疫情影响,财政收入增速度更是急速下探到 -10.8%,远低于同期 -1.6% 的 GDP 增速,第三季度经济增速方面由负转正(前三季度累计同比增长 0.7%),财政收入也有所回升,但累计同比下降 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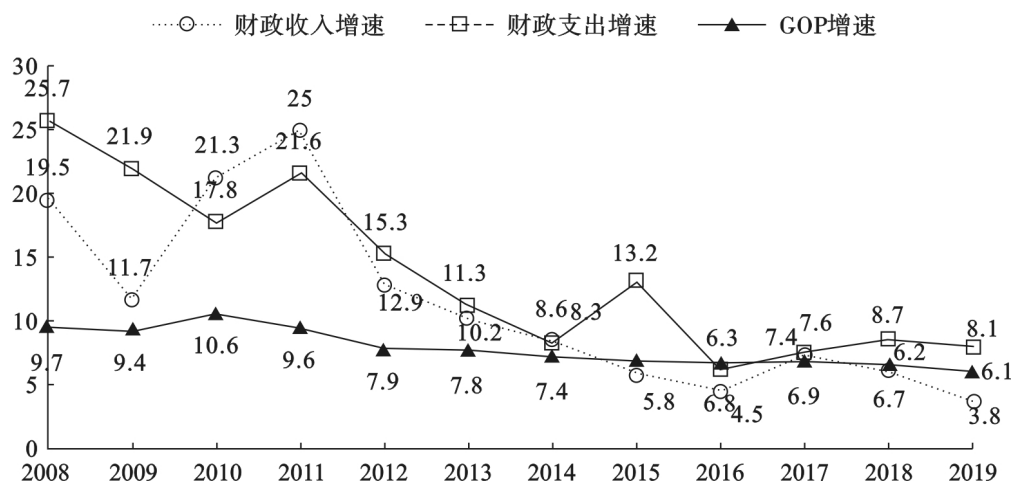


图 5 2008 年-2019 年财政收支增速与 GDP 增速对比情况

数据来源:财政部,国家统计局。

近年来出现的财政收入增速明显低于经济增速的现象,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整体经济处于下行通道,财政不可能独善其身,而新冠疫情的发生进一步加强了这种下滑趋势。但另一方面也与财政收入本身的内在结构有着密切关联。目前,我国财政收入中的大头是税收,税收中的大头是增值税、关税、消费税等,各类流转税的收入占到整个税收收入的 60% 以上。由于流转税附着于价格,因此与交易频次、价格水平等因素直接相关,而且一旦价格下行,税收方面的反应强度远远大于经济增速对价格的反应强度。明了这一点,对于预判“十四五”期间的财政收入趋势至关重要,当然更同时提示我们加快税收制度转型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二)财政支出增速高于同期 GDP 增速

与近年来财政收入增速始终低于 GDP 增速不

同,2010 年以来我国财政支出增速一直远高于同期 GDP 增速。2010 年,财政支出增速为 17.8%,同期 GDP 增速为 10.6%。2014 年,财政支出增速为 8%,同期 GDP 增速为 7.4%。2018 年,财政支出增速为 8.7%,同期 GDP 增速为 6.7%(图 5)。2020 年新冠疫情发生以来,财政更加积极有为,在收入大幅度下降的同时,始终保持了较高的支出强度。

财政支出始终保持较高的增速一方面与惯性相关,因为支出总量和结构的调整都不可能如财政收入相对于经济增长一样自发变动。相反,在财政支出和经济表现之间事实上还存在逆向关系,越是经济表现不佳,越是需要政府加大财政政策的逆向对冲作用,通过增加投资、扩大公共消费等方式稳住经济基本盘。另外,由于财政支出的结构调整具有极强的粘性,且相当多的民生支出具有刚性,因

此往往在经济越下行,反而需要财政支出保持更高的强度。明了这一点,同样对于预判十四五期间的

财政支出趋势十分重要。

(三)财政收支缺口不断扩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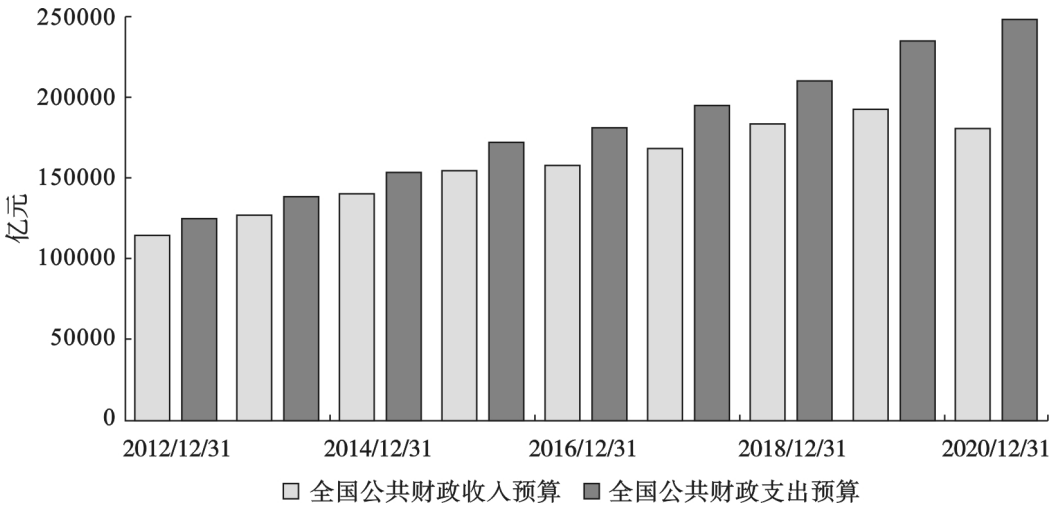


图6 2012年-2020年全国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对比图

从绝对量上看,2014年以来,我国财政收支缺口有不断扩大的趋势。2014年,我国财政收支缺口为13500亿元,到2018年,这一数字已达到23800亿元,2019年为27600亿元。2020年上半年由于新

冠疫情的发生,我国财政收支缺口猛然拉大,以至于已经完全超过了财政可承受范围,不得不将当年财政赤字率提高到3.6%,另外还发行了10000亿元的抗疫特殊国债来应对(图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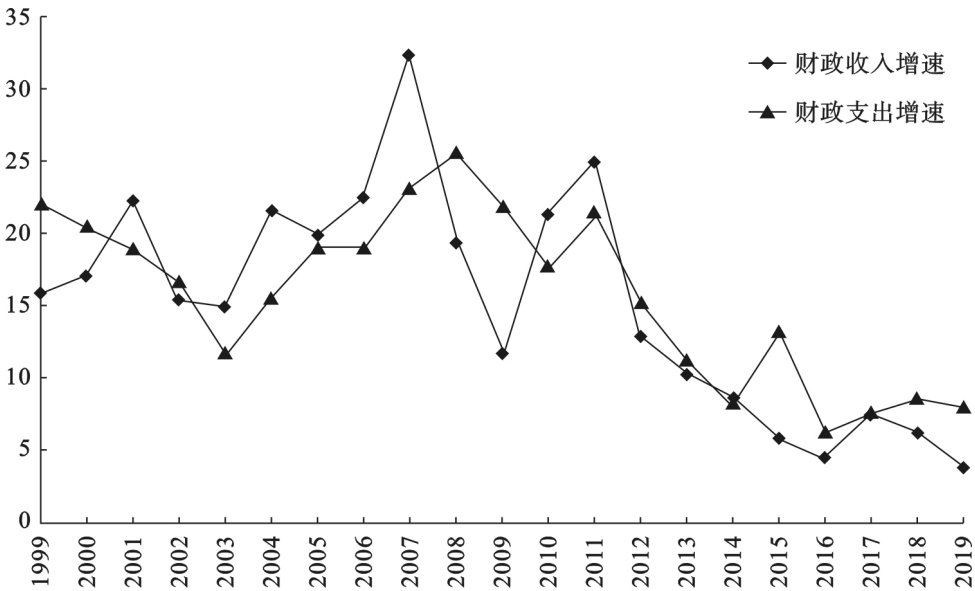


图7 1999年-2019年财政收支增速对比图

从相对数上看,2014年以前来的大多数时候,我国财政收入增速多高于财政支出的增速。2014年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增速出现交叉。此后几年,收支增速之间的背离开始加大,且一直保持了支出

增速大于收入增速的态势(图7)。2019年下半年,财政收入增速的均值3.5%以下,但同期财政支出的增速均值为8.7%,相差5.2个百分点。2020年上半年新冠疫情的发生将这一差距扩大到8.62个百分

点,7、8 两月年内财政收入才首次转正。

应对财政收支缺口的主要对策是提高赤字率和增发债务。从赤字率上看,近年来多数年度均保持在 3%的安全线以内,2020 年因抗疫的需要提高到 3.6%。但从债务情况来看,增长速度惊人。2015 年首次发行地方专项债,当年仅 1000 亿元,到 2019 年,专项债务已扩大到 2.16 万亿元,2020 年更增加到 3.76 万亿元。

三、“十四五”时期对我国财政收支的趋势性预测

综上所述,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从高速转入中高速增长,财政收支的趋势已经发生了重大转折。财政收入的总量虽然仍然在增加,但速度已明显放缓;财政支出则继续保持了较高速增长的惯性,收支之间的缺口不断扩大。基于此,笔者对于“十四五”时期我国财政收支有以下几点趋势性判断。

(一)在税制不变的前提下,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可能一直低于 GDP 增速

“十四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坚持从间接税为主向直接税为主转化的税制改革方向。考虑到这一变革需要时间且不时会受到这样那样因素的影响,因此预计“十四五”时期税制的结构性变革将缓慢发生,难以对财政收入结构产生显著影响,因此财政收入增速有很大可能一直低于 GDP 增速。

(二)在支出结构不变的前提下,财政支出速度将始终高于 GDP 的增速

“十四五”期间,我国面临着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科技创新、新型城镇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将成为新发展格局的主要支撑。预计财政将进一步加大对这些方面的投入,同时其它方面的支出很难大幅度下降。因此预计“十四五”时期,财政支出的总量不会明显下降。与此同时,财政结构将进行动态优化调整,但囿于政府规模、职能、体制等多方面的原因,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更多会以一种渐进的、温和的方式进行。总体上看,“十四五”期间我国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可能继续保持现在显著高于 GDP

增长速度的趋势不变。

(三)债务可能继续增加,但名义赤字率不会显著抬升

受收入下降和支出增加的双重影响,“十四五”期间我国财政收支缺口将继续扩大,这必然会导致对增加债务的需求。由于内外部形势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财政必须适应经济社会的整体需要,为妥善应对风险提供比较充足的“弹药”,因此预计“十四五”期间政府债务扩张的可能性较大,政府债务项下的杠杆率大概率进一步上升,但以一般公共预算计算的名义财政赤字率可能保持相对稳定。

(四)财政可持续与财政安全面临压力

业界公认,影响财政可持续的最大因素是债务。在收入减少、支出增加、债务扩张的多重压力之下,“十四五”期间我国财政的可持续性将明显承压。毫不夸张的说,“十四五”期间将是改革开放以来对我国财政可持续性、财政安全的一次大考。财政安全问题应当成为“十四五”时期财政工作的主线之一。

四、统筹发展与安全,做好“十四五”时期财政工作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十四五”将是我国开启这一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蓝图已经绘就。财政改革与发展将面临着比过去更加复杂的环境,将承担比过去更加繁重的任务和社会期待。必须统筹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创新理财思想,紧紧抓住影响财政可持续和财政安全的重点问题,深化改革,加强管理、完善运行,使财政既能够服务好、支持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同时又能够保障自身安全,实现财政的可持续发展。

(一)以建设“四个财政”为主线,树立新发展格局下财政发展新理念

1.安全财政。“十四五”期间,财政安全应当成为财政工作的主线之一。必须通过各种努力,既要为应对各类风险和意外事件提供“弹药”,保障经济社会的总体安全,也要努力注意维护财政本身的安

全，夯实这一道经济社会的最后风险防线。

2.功能财政。长期以来，政府理财的核心是实现年度财政收支平衡，这就是所谓的“平衡财政”。“十四五”期间，值此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百年未遇之大疫情后时代，理财上也要与时俱进，适当引入“功能财政”的思想。所谓功能财政，就是不单纯是实现年度财政收支平衡为目标，而转以维护宏观经济稳定、社会稳定为主要目标，发挥好财政对于经济周期的逆向对冲作用，由注重年度平衡转为追求周期平衡，通过经济社会的稳定、复苏、升级作为走出周期的根本出路。

3.绩效财政。“十四五”时期，要进一步强化绩效观，全面建设绩效财政。“花钱必有效、无效必问责”的绩效观要贯穿、体现在每一分财政资金之上。要进一步扩大绩效预算管理的范围，提升绩效评价的层次，使用好绩效评价的结果，使之“立体化”地遍布预算资金从申请到使用再到评价的全过程，绩效评价的结果要及时向全社会公开。

4.整体财政。“十四五”期间，政府理财应更有整体观和全局观，努力建设整体财政。要更好地将财政的改革与发展融合于整个经济社会之中，协调好经济社会发展与财政安全的关系。要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就业政策、产业政策等之间的协调配合，提升财政资金的综合效益。要树立政府收入概念，加大财政对于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社保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统筹协调力度，进一步协调好四本账之间的关系。

（二）做好政策储备，研究一批新的财政增收方式

1.加强对数字经济税收问题的研究。当今数字经济风起云涌，其深度与广度均大幅度拓展，全球都高度关注数字经济的税收问题。就我国而言，目前数字经济税收尚处于起步阶段，仅仅涉及对跨境电商的一些相关税收。“十四五”时期，有必要深入研究数字经济的税收问题，既促进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也提升互联网企业与传统企业之间的税收一

致性，打造更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优质税收营商环境。

2.完善税式支出制度，规范税收优惠。近年来，我国各类税收优惠有增无减。2017年，我国各类税收优惠政策共计946项，到2019年6月，已增加到1537项。必要的税收优惠政策可以促进产业发展和税收的纵向公平，但如果税收优惠政策过多过滥，则会影响全国统一大市场秩序，恶化营商环境，同时也造成财政收入减收。对此我国曾多次进行清理，但由于种种原因，收效很不明显。“十四五”时期，可通过建立与完善税式支出制度的方式，将税收优惠的财政减收效果显性化，同时引入对相关政策的成本收益评估，以此渐进式地减少数量，改进方式，提升税收优惠政策的质量和效益。

3.加强国有资本收入管理。我国庞大的国有资本是国家财政资源的有机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对于财政的贡献是比较微薄的^①。应当进一步扩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范围、提高上交红利的比例。“十四五”时期，可将金融性国有企业、行政事业下属的经营性国有资产纳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落实将国有资本经营利润上交比例提高到30%的相关规定，进一步理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一般公共预算之间的关系，提高国有经济对公共财政的贡献度。

4.进一步加强四本预算之间的有机衔接。以发展眼光看，我国目前实施的、以“四本账”为载体的复式预算制度，只能是一个过渡性的制度安排。“十四五”时期，要进一步理顺四本预算之间的关系，形成既相互独立又有机衔接的管理体系。一般公共预算向社保预算补贴的资金要控制速度、防范风险，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要加大向一般公共预算调入的力度，政府性基金预算与一般公共预算之间要竖立“防火墙”，切实防止债务潮对正常财政秩序的冲击。

（三）加快推进、实施现代财政管理方式

1.深化全面绩效预算管理。近年来我国在实施全面绩效预算方面成效显著，主要表现是绩效评价的范围不断扩大，财政支出效益有所提升。“十四五”时期，应当在已经取得成绩的基础上，进一步深

^①2019年，为了应对减税降费对于财政收支的影响，财政部门加大对国有资本经营收入的上收力度，达到7720亿元，同比增加4146亿元，增长1.2倍。其中中央特定金融机构和央企上缴利润6100亿元，同比增加3600亿元。但这并非制度性安排而是一次性做法。

化全面绩效预算管理。一是从现在的项目评价为主扩展到对政策、部门进行评价,以从源头上提升科学决策的水平,保证财政支出确有绩效。二是将绩效评价的事后结果与事前的预算资金分配起来,绩效偏低或者多年没有改善的,应当降低其预算。三是加大绩效评价结果的公开透明程度,适时将项目、政策乃至部门的绩效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开。

2.全面实施中期预算框架。中期预期框架与“功能财政”密切相关,前者是后者的实施载体。“十四五”是我国开启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开局之期,国内外环境更加复杂,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更加繁重,财政需要更加积极有为。通过全面实施中期预算框架,提高资金与项目的适配程度,既有利于将规划所提出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落到处,也有利于平衡好愿望与能力、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实现财政与经济的统筹协调。

3.高度重视债务管理的黄金法则。所谓债务管理的黄金法则,是指债务资金应当主要用于资本性项目的建设支出,而不可用于一般性财政开支。“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仍将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要做好政府债务可能进一步增加的思想准备。要加强政府债务管理,保证债务资金主要用于各类资本性支出。要在政府性基金预算与一般公共预算之间建立“防火墙”,防止债务潮冲击正常财政运行,引发财政危机。要平衡发展与债务的关系,协调好当期支出与未来收益之间的关系,防止风险在某一时刻、某些地区的过度集中。

4.发挥好预算稳定基金的调节作用。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预算稳定基金是财政收支的调节池。“十四五”时期尽管压力巨大,仍然千方百计地维护好这一机制。在财政收支压力加大的时候,预算稳定基金要往外能调得出、顶得上,但一旦经济形势转好、财政收入增加,预算稳定基金就要相应增加,

(四)推行全口径赤字管理

目前,我国公布的财政赤字均以一般公共预算为基础计算。在这个口径下,多数年份我国财政赤字率均保持在3%的安全线以内,2020年因抗疫的需要提升到3.6%。但是也要看到,如果按IMF的国

际可比口径,2019年我国财政赤字率已经达到5%左右。继续保持3%左右的财政赤字率确能增进社会对于财政安全的信心,提升我国主权债务的评级水平,但名义赤字率过低,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真实的债务水平,使一些人对于财政能力过于乐观,进而对增加支出、增发债务提出过高要求。“十四五”时期,可考虑在适当的时候实行全口径赤字管理,坦诚地公布政府债务状况,调动全社会力量参与到“安全财政”的建设之中,共同谋大局、保稳定、求发展。

(五)进一步深化财税改革,优化完善财政运行的体制机制

“十四五”时期,要在基本建成现代财政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改革,提高财政制度的现代化水平。要进一步推动税制改革,切实完成由间接税为主向直接税为主的转型。要进一步处理好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完成各个领域的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优化中央与地方的收入分配结构,提高转移支付的制度性和稳定性,既保证中央统筹全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能力,又为地方政府的“自主治事”、“相机决策”留下足够空间。要进一步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既保证政府的职能履行到位、财政支持到位,同时也防止财政支出范围的不当扩大,过度增加财政负担。

参考文献:

- [1]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EB/OL].中国政府网, <http://www.gov.cn>.
- [2] 陈昌盛,许伟,兰宗敏,江宇.“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内外部环境研究[J].管理世界,2020(10).
- [3] 冯俏彬. 加快建立现代财税制度 进一步提高国家治理能力[J].中国经济报告,2020(4).
- [4] 冯俏彬,张琦,李承健.全球数字经济税收的走向与影响[R].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2020年166号.
- [5] 高培勇. 构建新发展格局要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N].经济日报,2020.10.27.
- [6] 闫坤,汪德华主编.中国财政可持续发展报告(2019)[M].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有限公司,2019.
- [7]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经济展望报告[R].<https://www.imf.org>.

【责任编辑 孟宪民】